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王志冲 译

Н.Островский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王志冲 译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俄罗斯)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王志冲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1

(译文名著精选)

ISBN 978-7-5327-5244-7

I. ①钢… II. ①奥…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670 号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КАК ЗАКАЛЫ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王志冲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80,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244-7/I·3008

定价: 23.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2662100

主要人物表

保尔·柯察金(保夫卡 保夫卢沙 保夫卢什卡) 工人、战士、干部、作家
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 保尔的母亲
阿尔乔姆·柯察金 保尔的哥哥，钳工、市苏维埃主席
塔娅(塔尤莎 柯察金娜) 保尔的妻子，女工
谢廖扎·布鲁扎克(谢尔盖 谢廖日卡) 红军战士、团区委书记
丽塔·乌斯季诺维奇 红军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共青团省委委员
伊万·扎尔基(万尼亚 万卡) 孤儿，红军战士、共青团区委书记
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根卡) 装卸工、货运码头共青团书记
瓦莉娅·布鲁扎克(瓦莉尤莎) 谢廖扎的姐姐，烈士
尼古拉·奥库涅夫(科利亚) 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共青团区委书记
安娜·博哈特 宣传站站长、区委妇女部长、党中央妇女部工作人员
冬妮亚·图马诺娃(托涅奇卡) 少年保尔的女友
费奥多尔·朱赫来 水兵、党的地下工作者、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军区特勤处副处长
多林尼克 木匠、党的地下工作者、市革委会主席
阿基姆 共青团省委书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托卡列夫 钳工、筑路工程队队长、区党委书记
列杰尼奥夫 老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干部
扎哈尔·布鲁扎克 谢廖扎的父亲，火车司机
波利托夫斯基 火车司机
德米特里·杜巴瓦(米佳伊) 共青团区委书记，托派
图夫塔(沃洛奇卡) 共青团省委登记分配处处长，托派
茨韦塔耶夫 铁路工厂团委书记，托派
维克托·列辛斯基 波兰世袭贵族，七年制学校学生，告密者

第一部

第一章

“你们当中节前上我家补考的——都站起来!”

虚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圣衣，脖子上挂着厚重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把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

六个同学——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这时神父的两只小眼睛射出凶光，像要把他们都刺穿似的。孩子们惴惴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坐下，”神父朝两个女生挥挥手。

她们赶紧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的一对小眼睛死死盯着四个男生。

“过来，你们这些活宝!”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挪开椅子，走到挤成一团的男生跟前。

“小捣蛋们，你们谁抽烟?”

四个男生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会抽。”

神父脸涨得通红。

“小坏蛋们，你们不会抽烟，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烟末的？不会抽烟吗？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嘿，快点！没听见我的话吗？翻过来!”

三个孩子各自动起手来，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细检查口袋的线缝，寻找烟丝的碎屑，但什么也没发现，便转而逼视着第四个孩子。这个男孩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干吗像个木头人似的站着不动?”

黑眼睛的男孩按捺住心头的仇恨，瞧了他一眼，压低声音回答：

“我没有口袋，”说着，伸手摸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着，我就弄不清是谁搞的这种恶作剧——糟蹋发面了！你以为这次自己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不，小宝贝，没那么容易。上次是你妈妈恳求把你留下的，现在可休想了。给我滚出去！”他狠狠地揪住男孩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即关上了门。

教室里沉寂下来，学生们个个耷拉着脑袋。谁也不明白，保夫卡·柯察金为什么被撵出学校。只有保夫卡的好朋友谢廖日卡·布鲁扎克明白事情的缘由。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上神父家去补考，在厨房里等候神父的时候，他看见保夫卡掏出一撮烟末，撒进神父家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被赶出校门的保夫卡，坐在大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做到深夜，对他又那样关爱，这下怎么回家向妈妈说呢？

泪水哽住了保夫卡的喉咙。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全怪那个该死的神父。可我干吗撒烟末呢？是谢廖日卡撵掇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恶毒的家伙撒一撮。’这不，真的撒了。谢廖日卡啥事儿也没有，我却多半要被开除。”

保夫卡和瓦西里神父是老冤家了。有一天他跟列夫丘科夫·米什卡打架，为此神父不准他回家，罚他“饿一顿”。一位老师生怕他在空教室里淘气，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保夫卡在后面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这位老师瘦骨嶙峋，穿着黑上衣，在讲解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星星也和地球类似。保夫卡听着，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觉得听到的内容太新奇了，真想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里可不是这样说的。”但有些胆怯，生怕挨训。

神学课神父是一向给保尔打满分的。所有的祭祷歌、《新约》和《旧约》，他都背得很熟；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记得清清楚楚

楚。保夫卡决定向瓦西里神父问个明白。下一堂神学课刚开始，神父刚坐到椅子上，保夫卡就举起了手。得到允许，他便站起来问：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存在了好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里说的五千……”冷不防，他被瓦西里神父的尖叫打断了话头。

“混蛋，你胡扯些什么？原来你是这样学《圣经》的！”

保夫卡还没来得及辩解，神父已经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一分钟后，保夫卡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推到了走廊里。

回到家，保夫卡又遭到妈妈狠狠一顿斥责。

第二天妈妈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儿子回校念书。打那以后，保夫卡恨透了神父。既恨又怕。他不容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记神父没来由的这顿体罚。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后来这男孩又一再受到瓦西里神父的歧视凌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撵出教室，接连几个星期罚立墙角，而且神父从此不再关心他的功课。这样一来，到了复活节前，他不得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去补考。而在神父家的厨房，他把烟末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里。

没有人发现，但神父还是一下子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同学们都拥到院子里，围住保夫卡。他脸色阴沉，一声不吭。谢廖日卡没有从教室里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可是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帮助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办公室打开的窗户里探出脑袋，他那低沉的嗓音把保夫卡吓得打了个哆嗦。

“让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于是保夫卡心儿怦怦直跳，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上了年纪，脸色苍白，一双淡色的眼睛毫无精

神。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夫卡瞥了一眼。

“他多大啦？”

“十二岁，”妈妈回答。

“也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八卢布，干活的日子管饭，干一个昼夜，回家歇一个昼夜，可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他不会偷东西的，我敢担保，”妈妈急忙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随即转身关照身旁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济娜，领这男孩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冲保夫卡点点头，就穿过大厅，朝通向洗碗间的边门走去。保夫卡跟着她走去，妈妈急忙紧随其后，低声叮嘱保夫卡：

“保夫卢什卡，你可要勤快，别丢脸！”

她以忧郁的目光送走了儿子，然后朝大门口走去。

洗碗间里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碗碟刀叉堆得高高的，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不停地在擦这些餐具。

有个男孩年龄比保夫卡稍大点，长着一头蓬松的火红色头发，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

洗碗碟的大木盆里开水冒着蒸汽，弄得满屋子白蒙蒙的，保夫卡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也分辨不清。他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站在哪儿。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在洗碗碟的女工跟前，抓住她的肩膀，说：“弗罗霞，瞧，给你们派来一个新伙计，顶替格里什卡。”

济娜回过头来，指着那个名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夫卡说：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厨房去了。

“知道了，”保夫卡轻轻回答，然后对站在面前的弗罗霞望了一眼，等她派活。弗罗霞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似乎在估摸他的干活能力，接着卷起胳膊上往下滑的衣袖，用悦耳动听的浑厚嗓音说：

“小家伙，你干点杂活儿：瞧，这口大水锅，你清早就把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照看。到了大忙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家伙，活儿够多的，你会忙得满头大汗的。”她讲的是一口科斯特罗马方言，“a”发音很重。保夫卡听见这种方言，又看到她红通通的脸上，长着翘起的小鼻子，不知怎么有些快活起来。

“这位大婶看样子挺和气，”他心里琢磨，于是壮起胆问弗罗霞：

“大婶，这会儿我该干什么呀？”

他突然顿住了。洗碗间的女工们哄然大笑，淹没了他的话。

“哈——哈——哈！……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自个儿笑得最欢。

由于屋子里水汽弥漫，保夫卡看不清弗罗霞的脸，其实她也只有十八岁。

保夫卡一时十分窘迫，转身问一个男孩：

“我这会儿该干什么呀？”

那男孩一个劲儿地窃笑：

“去问你的大婶吧，她会一件件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过身跨进了厨房的门。

“过来，帮着擦叉子吧，”保夫卡听到一个年纪不轻的洗碗女工的声音。“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了什么啦？……给，拿着，”她递给保夫卡一条毛巾，“把毛巾一头咬住，一头拉紧。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叉齿上一点脏东西也别留下。咱们这儿就讲究这个。那些老爷对叉子总是看得很仔细，万一发现上面有点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马上

叫你滚蛋。”

“哪个老板娘？”保尔莫名其妙。“雇我的老板是男的。”

那女工纵声大笑：

“孩子，咱们的老板简直像摆设，是个窝囊废。这儿什么都是老板娘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干一阵就会看见她的。”

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进来，都端着一大堆肮脏的碗碟刀叉。

其中一个宽肩膀、乜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

“快干，十二点一趟的火车眼看就到，你们还慢腾腾的。”

他看见了保夫卡，问：

“你是谁？”

“他是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喂，这么着，”他伸出一只粗大有力的手按住保夫卡的肩头，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照管好，可你瞧，一个熄火了，另一个也光冒烟。今天马马虎虎，饶你一回，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挨耳光。明白吗？”

保夫卡一声不吭，动手烧茶炉。

他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干活这样勤奋卖力。他知道，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这儿可不是家里。斜眼说得毫不含糊，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夫卡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立刻从两只能装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里飞溅出火星。接着他提起两桶脏水，飞快地跑去倒进污水池，然后往大水锅底下添些劈柴，把一些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他简直一刻不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深夜，他到下面的厨房里去，已是疲惫不堪。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出去刚掩上的门，说：

“噯，这孩子不一般，干起活来像发疯似的，准是家里揭不开锅了，才打发他来做工的。”

“没错儿，是个懂事的孩子，”弗罗霞说，“干活儿用不着别人在后面钉着。”

“很快就会吃不消的，”卢莎不以为然，“开头都很卖劲……”

保夫卡干了一个通宵，精疲力竭，早晨七点，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接班的——一个脸儿胖胖、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

这个男孩看到一切都已经弄得妥妥帖帖，茶炉也已烧开，便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唾沫，发出嗤嗤响声，神气活现地白了保夫卡一眼，用不容违拗的口吻说：

“喂，傻瓜蛋！明天早晨六点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夫卡问。“七点换班呀。”

“人家七点换班是人家的事，你得六点来。再啰嗦，马上叫你脑袋上起个大包。你这小东西，要开窍，别一来就犟头倔脑。”

刚交完班的女工们挺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对话。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架势激怒了保夫卡。他朝对方逼近一步，真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强忍作罢。他铁青着脸说：

“你别吼，别吓唬人，要不然就自讨苦吃。明天我七点来，要打架，我不会输给你。想试试的话，我愿奉陪！”

对手朝大水锅跟前倒退一步，吃惊地瞧着怒容满面的保夫卡。他没想到会碰上这么个硬钉子，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哼，咱们走着瞧，”他嘟哝着。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夫卡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用诚实的劳动争得了休息。现在他也劳动了，谁也不能说他是吃闲饭的了。

一轮朝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保夫卡家的小屋子快要看得见了。瞧，不远了，就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后面。

“妈妈大概起来了，我呢，下工回家了，”保夫卡心里想，一边吹口哨，一边加快脚步。“学校把我撵出来，结果倒也不错。在那里反正

那个该死的神父不会让我安生；现在我真恨不得啐他一口唾沫，”保夫卡这样思忖着，走到了家门口。推开篱笆门时，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非揍他一顿不可，非揍他一顿不可。”

母亲正在院子里生茶炊，一见儿子回来，就惊慌地问：

“哎，怎么样？”

“挺好，”保夫卡回答。

母亲像要提醒他什么，可他已经明白了。这时敞开的窗户里露出了阿尔乔姆哥哥宽阔的脊背。

“怎么，阿尔乔姆回来了？”他问，心里一阵发慌。

“昨天回来的，留下不走了。要在机车库干活。”

保夫卡犹豫地推门进屋。

身材魁梧的阿尔乔姆背对保夫卡坐在桌旁。这时他扭过头瞧着弟弟，从浓眉底下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好小子回来了？嗨，你真了不起！”

保夫卡预感到，回家来的哥哥准得剋他一顿。

“阿尔乔姆已经全都知道了，”保夫卡心里想。“他准会骂我、打我一顿。”

保夫利克有点怕阿尔乔姆。

但是看样子，阿尔乔姆没打算揍他。哥哥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肘抵着桌子，两眼凝视着保夫卡，不知是嘲讽还是鄙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满肚子的学问，现在却干起倒泔水的活儿来了？”阿尔乔姆说。

保夫卡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注意力集中在一颗戳出来的钉子上。但是阿尔乔姆从桌旁站起来，走进了厨房。

“看来不会挨打了，”保夫卡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乔姆心平气和地向保夫卡询问了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夫卡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你这样胡闹下去，长大了怎么办？”母亲担忧地说。“唉，咱们拿他怎么办？他长得像谁？我的上帝，这孩子让我操碎了心！”母亲抱怨道。

阿尔乔姆推开空茶杯，转过身对保夫卡说：

“就这样吧，弟弟。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往后可得小心，干活别调皮，该干的，都要干好。要是再给撵出来，可要揍得你没脸往外走。这点你要记住。妈妈够烦心的了。你这小捣蛋，到哪儿都惹事，到哪儿都闯祸。今后再也不准这样。你先干一年，我再求人让你进机车库当学徒，因为光是倒泔水，你不会有出息的。应该学一门手艺。眼下你还太小，一年后人家也许肯收。我转到这里来了，要在这儿干活。妈妈再也不能去侍候人，再也不能对什么样的坏蛋都点头哈腰了。可你得注意点，保夫卡，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魁伟的身子，拿起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好，然后告诉妈妈：

“我出去办点事儿，个把钟头。”说完，在门楣前弯下腰，走出门去了。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走过窗外，又说：

“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妈会交给你的。”

车站食堂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营业。

这儿是个枢纽站，有五条铁路线在这儿交轨。车站上总是人头济济，只有深夜，在两趟车的间隙，才清静两三个小时。在这儿的车站上，几百列军车驶来，又驶向四面八方。这些军列或从前线开来，或开往前线。从前线拉来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员；而送往前线的，则是一批又一批身穿一色灰军大衣的新兵。

保夫卡在车站食堂里干了两年。这期间，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厨房是个大地下室——里面忙得不可开交，有二十多人在干

活。十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来回奔忙。

保夫卡的工钱已经从八卢布加到十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子也结实了。这段时间里，他吃了不少苦。在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又被撵回洗碗间——一个很有权势的厨子头把他撵走的。他不喜欢这个倔强的小伙计，怕他为过去挨打而捅他一刀。要不是干活特别卖劲，他早就被解雇了。但他不知疲劳，干得比谁都多。

食堂最繁忙的时候，他端着托盘，一跨四五级台阶，拼命地往下面的厨房跑，随即又往上跑。

每天夜里，等到两个大堂里都消停下来，堂倌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打纸牌“二十一点”和“九点”，赌得昏天黑地。保夫卡不止一次看见，赌台上放着一沓沓纸币。这么多钱并不使保夫卡吃惊。他知道他们当中每个人当一昼夜的班，能挣三十到四十卢布的小费。客人每次一给就是一卢布或半卢布。然后他们就狂饮滥喝，打牌聚赌。保夫卡非常憎恶这帮人。

“该死的混蛋！”他暗想。“瞧，阿尔乔姆——一个顶呱呱的钳工，可是每月收入才四十八卢布。我呢，每月十卢布。他们一天一夜就捞这么多钱，凭什么呢？他们无非也是把菜盘子端上去，然后再把空盘子端下来。然后举杯猛喝，大赌特赌。”

保夫卡认为，他们和老板一样，是他的异己，是他的对头。“这帮家伙在这儿侍候人，老婆孩子却在城里过着阔绰的日子。”

他们常常把身穿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把吃得肥头大耳的老婆带来。“他们的钱，八成比他们侍候的那些老爷还要多，”保夫卡心里想。

夜晚，厨房的角落里、食堂的仓库里经常发生事情，对此，保夫卡已经不觉得惊讶。他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如果不向这里有权势的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换取几个卢布，那她们在车站食堂是干不长的。

保夫卡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底层，那里的霉烂味和泥沼的恶臭扑面而来，他渴望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

阿尔乔姆想安排弟弟进机车库当学徒，但没有办成：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保夫卡期待着有一天能离开这儿，机车库那熏黑了的石砌大房子吸引着他。

他常常待在阿尔乔姆身旁，跟他一块儿去检查车辆，尽量帮着干点活儿。

弗罗霞不来干活以后，保夫卡越发感到憋闷烦躁。

这个爱说爱笑、性情愉快的姑娘已经不见了，于是保夫卡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早晨来到洗碗间，听见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在大声嚷嚷，他便感到某种空寂和孤独。

夜间稍稍清静的一段时间，保夫卡蹲在打开的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他眯缝起眼睛，望着炉火——炉内散发出热气，真舒服。洗碗间里没别人了。

不知不觉，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他回想起弗罗霞，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是个星期六，在夜间小憩的时候，保夫卡沿着梯子往下走，要到厨房去。在拐弯处，他出于好奇，爬上劈柴堆，往经常聚赌的小储藏室里张望一下。

那儿正赌得十分起劲。扎利瓦诺夫坐庄，兴奋得脸色通红。

梯子上响起脚步声。保夫卡回过头，见是堂倌普罗霍什卡正往下走。保夫卡钻到梯子底下，等待他过去走进厨房。梯子底下黑漆漆的，普罗霍什卡看不见他。

普罗霍什卡拐弯往下走，保夫卡却看见了她的宽肩背和大脑袋。

上面又有谁下来，脚步轻轻而又急促。保夫卡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噪音。